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(109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李宇洋

就讀系別：醫學系六年級

得獎作品：怎麼才習慣的了

得獎感言：

何必又問些什麼、何必又說些什麼
不會消逝的是，
路上的菸與卑躬的身影



怎麼才習慣的了

醫學六
李宇洋

似乎一直都很難習慣，從台大醫院捷運站走往城中宿舍的路。

那天記得是某個星期六的早上，剛從台大醫院捷運站走出，隨著手扶梯載著我到達地上的出口，一眼便是看到一位西裝鼻挺的老先生，從帽子、西裝、襯衫、西裝褲、到皮鞋，穿著齊全的站在近樓梯口，面帶口罩、發著傳單。

他不發一語，不做任何多餘的招呼、點頭，只是默默的將傳單遞出，彷彿說著：要拿的自己拿去。他的西裝已不復當年光彩，黯淡的灰褐色澤如今再度呼吸了外面的空氣，只是卻成了捷運站口高級的飾品。但這一切也只是我的臆測而已，老先生的西裝與當年光不光彩我不得而知；老先生實際的心情如何，我更不可能知道，但他手上的傳單減少的速度很慢，大多數人也只是一眼撇過、或是直接走過，我也不例外，只是單純看著而已，各走各的路、各過各的活。老先生一旁的皮包裡還有著一疊的傳單。

我沒有做出任何動作，抑或我覺得就算拿了傳單，我又改變了什麼？我龜縮在自己相對安逸的世界卻又心有難耐。「偽善！真是偽善！」我只是嘲諷著冷漠的自己。

是否隨手拿張傳單就算是幫助到他了，如同投了幾枚銅板給路邊乞討的乞丐，是否給了他今天足夠的「薪水」，他就能脫離目前的困頓，然而日復一日的在街角出現乞討才更是常看到的。

台大醫院前的路口不乏乞討，看了好幾年的面孔，如今時不時還是出現在這人來人往的地方，有時抑或會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商圈不期而遇。

跪著的也好，意興闌珊的坐著的也好，

面前擺著各樣證明自己身分的文件也好，抑或是在大太陽下曝曬著駭人的瘡口的也好，擺在他們面前的紙碗紙盒裝不了多少零錢。但就這樣看著看著，好些年了，卻也覺得他們是否已經把這樣的行為當作是他們的職業，在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裡面，他們應該會受到保障、應該有更好的環境與變化，而事實上呢？會許他們接收了補助了，但我不知道，也或許「同情心」的商機比我想像的還要大得多，你買個同情心獲得滿足感，而他們獲得收入。這是場買賣也不一定。而紙碗紙盒的錢可能只是裝飾，告訴大家：「我很可憐，只有這幾塊錢，大家快投錢給我吧。」要是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收入太多，在大眾來看他們就不可憐了。

所以素昧平生的我只是同情，或許已經被污染了，總會去想著社會中各種的「用心」，失去小孩般純真的我大概不是很懂如何付出「愛心」。

他們值得嗎？他們有這個價值嗎？我不禁會這麼想。

自由、平等、博愛，是現在國際普遍的價值觀。

所以以「平等」來說，我不應該歧視性的貶低他們身為人的價值，可是世界的運行我卻並不覺得如此。人類社會自始自終還是處於弱肉強食的社會，只是從「強者生存、弱者淘汰」演變成無形的資本、資訊之間的抗力爭執。

如果說乞討的他們應當救助，那那些人來人往的人們，為何不像聽聞法國巴黎聖母院大火那般，能在極短的時間內、籌措大量資金捐助？

如果說乞討的他們理當有更好的保障，那為何不見人們在府前、在大道上，像為同志爭取平等一般遊行發聲呢？

他們值得嗎？他們有這個價值嗎？

大多數的人們總是看也不看他們，因為觀念上便有了：他們必定是…(負面辭語)，才會要乞討；他們怎麼不多努力一點呢、怎

麼四肢健全卻不去工作呢。

然而回到根本是，他們顯然已被列入低價值的名單，而在這個社會中能正名普遍價值的人，只能是強人。從歷史中我們就可以看到，自由平等之所以能實現，市民革命之所以最後成功，還是因為有中產階級的資源、金源、支持。而推翻貴族階級這一系統，獲利最多的，也無非是這些中產階級中，已經擁有相當錢財的資產家。

自由的、平等的，是他們；能擁有更多權勢、力量的也是他們。而奴隸、乞丐，哪來的自由、哪來的平等？而其他的市民呢？只是順便而已。

好吧，這樣的論述大概也沒什麼根據，是筆者我沒有研究與歷史確切的查證的胡謔，但確實在我的世界裡看到便這樣的現象：強人說話有人信，弱者連生活都困難了，哪還有力氣跟得勢者爭？哪會知道自己如何權利救濟？哪有心力去辯駁正義與不義？

所以正義到底是什麼？

是一群知識青年認為對的事情，而上街遊行爭取的權益嗎？是法院尚待通過的總總條文法案嗎？還是政治高呼的和平口號、媒體發布哪個地區又反人道的消息？

如果這些可泣的不平等都是正義的話，那為什麼正義不被執行？

如果只有被發聲的正義才是正義的話，那那些沒被正視而沉默的不義又算是什麼？

如果正義沒有絕對，那到底誰說的才算？

強者！始終還是弱肉強食！世界，依舊是照實力說話的！

...

在我狹隘的世界裡看到這樣的現實，很悲傷、很無奈，但我沒有實際的作為，我不過也是群眾中的其中一名弱者，混飯生存，其實也沒什麼資格去說嘴。這樣的我，不過

只是個偽善者罷了。

「沒有實際作為的善，只不過是偽善而已」，忘了是從哪裡聽來的一句話，但確實很貼切。我只不過是自顧自的生活。他人？與我無關。

走過那惱人的人群，走過聽膩了的賣餅乾的販賣聲，然後又經過了個乞討救濟的熟面孔，我只想逃回自己安逸的框架，持續著我回到宿舍的路。然後我在醫院前的階梯轉了彎，彎向另一片烏雲瘴氣。

又是另一個惱人的不義之事。

醫院面前不只懇求救助的人多，癮君子也不少。從一開始大家約定成俗的禁地，那片跨越樹叢後面的水溝蓋，到後來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」，連樹叢都給走出條小徑來。一群人男男女女，年輕的、年老的，有的互相認識、有的不認識，他們聊天、或者滑著手機的，但都同樣默契的點上了支菸，吞雲吐霧。醫院大門前的煙霧總不停息。

我總問著，為何他們總是抽菸，而又總是在這裡抽呢？

是需要菸作慰藉、撫平心情，還是工作勞累，需要提神；是照顧家人得太辛苦，還是同事們間應酬工具。我不是很懂，因為我不抽菸，但曾經聽訪一些吸菸者，「習慣」的回答卻是較多的。

或許他們的菸就跟我們的手機一樣，整天下來不滑個它幾下便會渾身不對勁，如果抽菸這個行為不會礙著他人，或許他們就不會遭經過的人們反感。

便是因為如此，他們被驅離了，一開始以警告的黃線告示：此處禁止吸菸。

但如此薄弱的警示線怎麼阻止得了人類的慾望與習慣，那一陣子便會看見人們坐在黃線內，大喇喇地吸吐，吸吐著屬於他們的生活。

而之後，在黃色塑膠封鎖線的阻止下，那片約定成俗的地方已然沒有任何空間，禁地回歸禁地，而人們則被驅散到一旁停放的機車上，或是更大喇喇地走到台階上去吸

吐。

菸始終沒有消失，法治方做做樣子、驅趕驅趕，吸菸者則只是換個地方、同樣生活罷了。

然而，於此不禁要問，他們的菸真的不義嗎？如果有個吸菸室讓他們集中起來，不影響其他路過的人的話，是否吸菸也只是個人自由而已。從醫學角度來看，宣導菸害防制是必要的，但如果危害真的那麼大，為什麼不像毒品一樣禁止就好？

那可真是傻了，菸品背後利益多少啊！禁得了嗎？更況只要不影響到他人的安全與健康，自己對自己的健康負責即可，人的自由嘛，與我何干。而今他們被冠上不義之事，只是因為二手菸影響到其他人了，他們的生死又有多少人在乎呢？

說實在，人們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正義而已，而正義也只有實力強大的人們才能夠發聲罷了。

...

終於回到了宿舍，每次走過那條路，總是感覺難受，我也只能歸因成偽善在做怪。

但我又能怎麼辦？要我無視這偽善的聲音，像那些乞討的人們、那些吸菸的人們，那些社會眾人一樣，對於正義的習慣去習慣嗎。

這怎麼習慣的了…怎麼才習慣的了…

